

殷
殤

三部曲

III
攸侯喜

噫彼小星，三五在東，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！
噫彼小星，維參與昴，肅肅宵征，抱衾與綯，實命不猶。

摘星樓

都走了！人都走了。膠鬲一個人跌跌撞撞的跑上鹿台上，他的內心無比痛苦，起於魚鹽的膠鬲，來自西岐的役者膠鬲，殷地朝歌大夫膠鬲，北門市集人人稱賢的膠鬲，大夫膠鬲八十五歲了，他一生努力向上，想要出人頭地，一心想要獲得自由，他也如願了，可是現在他痛苦至極，完全無法言說，他連眼淚也流不出來了，那種椎心之痛，令他生不如死。

大夫膠鬲不知道自由的可貴不是由旁人給予，而是發自內心，心的自由不是任何的別人的。一句話或是施捨！而是心的認知。

他至今還是不明白，所以他真的痛心、又痛苦了。是他開門揖盜，帶來前主子的家人來此，是他讓那些強盜、小偷來摘星樓，摘取偷盜摘星樓牆上的寶石，是他提供鑼鼓和銀子給西岐周部落的羌人，是他……，都是他！

摘星樓上僅剩下昏厥過去的回祿，他手上還拿著煙硝火石，手指都染黑了。大夫膠鬲跌跌撞撞，他跑上鹿台，鹿台頂上的夯地有殘餘的衣服如蟬蛻，衣服上有人的頭髮、爪甲，他拿起來看，膠鬲不明白這是什麼狀況！人怎麼可以憑空消失於無形，只剩下這些呢？

他的忍辱燒毀了，他的一生經營化為灰燼，他對不起紂王，他對不起牧師尤渾，他更對不起殷地朝歌的商人。

是他長袖善舞，卻舞來一群妖魔鬼怪，他察言觀色、深諳人性，卻不了解自己，他一世辛

勞，卻兩手空空，他疼愛妻子，卻讓妻子血流批面，他……，他……，他無顏面對這一切，他無法彌補，他無法扭轉時間之輪重新來過，他悔愧至極，心恨難當，他無法存活了！

大夫膠鬲聳身一跳，自摘星樓上躍下地面，他的身體如同布偶，跌撞鹿台的斜邊石壁上，摔成了肉泥，他自絕命脈，他再也不肯活了！

回祿醒了！這裡安靜極了，人都走了，沒有人了！他糊裡糊塗的醒過來，艱難的起身，他沒有死！這讓他有些高興，原來不過如此，都是些膽小鬼。

他到處看，看見美麗的藻井，細緻的排樓，斗拱雕花，盛開的蓮花……，外頭沒有人，回祿冒險出了摘星樓，鹿台上一片夯地平整，地上僅有一些衣服，都是細緻的絹布幾乎全新，漿洗的畢挺畢挺，他撿起衣服，衣服裡落下些人的頭髮和爪甲，每一枚指甲片都晶瑩剔透，這讓回祿有些想法，他將一些衣服頭髮收集起來捲成一團放到兜袋裡，然後他回頭看見整座的摘星樓，這麼漂亮的木造建築，燒起來肯定很香，他嘴邊露出微笑！

箕子和周公姬旦也來到了摘星樓，摘星樓華麗無比，四面粉牆上星星點點都是寶石，那些尊、鬲、鼎、盤、簋……，都是青銅製品，精美華麗，周公姬旦和箕子兩人無法全數搬走，只能一人夾一個，周公姬旦還叫回祿多帶些物件下台，回祿根本不要這些物物件，但是他只聽周公姬旦的話，於是他跑下鹿台去找人來搬，鹿台下都沒有人了，回祿跑到匠人的居室中尋找，才找到一群西岐勇士，他們都不願意上鹿台去，他們害怕極了！這裡變得安靜異常，西岐周部落來的一千多個羌人，人人只想躲起來，他們害怕了。

姬奭不怕，他率領手下膽大的虎賁上去鹿台，將摘星樓上的盤、鬲、甗、簋、豆、尊、爵、

爐等銅器搬走了，姬奭大獲而歸，他要回去西岐周部落炫耀所得，這是他應得的收穫。

西伯姬發和弟弟聃季、兒子姬誦在一起，他堅持返回玉門，他不相信自己親眼所見，他還是要回去玉門找妲己！他在遠處看見鹿台上冒出滾滾濃煙，摘星樓起火了！回祿還是將摘星樓燒了，西伯姬發簡直恨死他了！

回祿在鹿台上觀看自己的傑作，他很快樂能將摘星樓熬起大火，他癡情的看著烈火沖天，艷紅火光這樣美麗、溫暖，火光中的濃煙、黑霧，如同窈窕妖異的女人在扭曲身體，他想要擁抱她們，火舌捲曲延伸過來，回祿一步一步的靠近，他要去擁抱那些溫暖、妖嬈的女體，周公姬旦叫他，他也沒聽見，他一步一步的走近火光烈焰之中，周公姬旦伸手欲抓回祿，回祿頭也不回的躍進摘星樓的大火之中，周公姬旦只抓到回祿的兜袋，他是叫不醒回祿了！

西伯姬發回到了玉門，玉門裡面只有女人和小兒，她們還在玩耍，可是他沒有了妲己，妲己不要他，他頹然的倒在地上不肯起來，周公姬旦和箕子也來了，天都黑了，玉門裡的娘姨們煮飯，箕子毫無廉恥之心，抓起陶鼎裡的米飯就手吃，箕子餓狠了，夾生米吃了都很香。

西岐周部落的人都來了，玉門裡住不下這麼多人，來人都累了，他們隨處混坐，他們要等待天亮，他們都想回家去，殷地朝歌實在怪異極了。

天亮了！周公姬旦經過一夜的休息，他起身巡看眾人，都是些焉了的男人，實在很讓人瞧不起，不是勇士嗎？他們不都是勇士嗎？怎麼才過了一宿，都成了垂頭喪氣的人呢？西伯姬發看起來像老了十歲不止，還有姬奭和姬處，都焉了，姬度依然故我，還在調弄他的箜篌，可是弦都斷了，他到處找物件想要續絃。

所有的人都焉了，只有姬誦和聃季居然像沒事，姬誦和聃季找到玉門的侍者了，他們合力將西伯姬發安頓好，可是玉門的侍者天亮來到玉門可不是來服役的，他們和玉門裡的娘娘眼神交會，眾人似有心通，人人心神領會，紛紛抱起小兒，徒步離開了玉門，他們也都走了。

玉門內外都是西岐焉了的羌人勇士，他們內心空虛害怕，周公姬旦認為這樣下去不行了，萬一般地朝歌的殷家商人回過神來，他們只剩下不足千人，姬奭帶了他的隨身虎賁連夜回去了，剩下振鐸、姬邲、姬處和姬封、姬載等人，姬誦和聃季是不成的，他兩人至今都還不肯束髮異服還穿著西岐周部落的舊服裝，甚至還結辮子，他必須做些什麼，才能讓這些西岐勇士得到信心，回祿已經葬身火海了，再沒有人能像他一樣，對自己忠心耿耿。

散宜生來了，散宜生將姬鮮的和軍三句屍體運到玉門，姬鮮死不瞑目，那雙眼睛瞪大大如牛眼，毫無生命的光彩，軍三句的屍體萎縮成小小一團如同小兒，車上還有另一大攤血肉模糊的人形，散宜生說那是膠鬲的遺體，膠鬲不知怎地，掉落在鹿台下，摔得面目全非。

周公姬旦認為此刻要將這三人的死亡賴給商主紂王，是紂王無道，嬖於婦人，不聽賢臣膠鬲之言，紂王寵愛妲己，聽信婦人之言殺了大夫膠鬲，他是用蠹盆殺了他，軍三句是周臣，也是紂王的勇力使他致死。

至於姬鮮之死，那真是紂王孔武有力將他打倒，害死了姬鮮，紂王材力過人，能以手格猛獸，周公姬旦拿出回祿的遺物兜袋，內裡居然是一包包白色衣服夾雜著毛髮和爪甲，周公姬旦將一束髮辮用白練素絲綁在竹竿上，再取一件白色長衣搭在虎賁的長矛上，周公姬旦將它拿到玉門外。

周公姬旦大聲宣布：

「紂王無道，虐亂天下，西伯姬發，燔魚上告于天，天火流下，應已告也。」

今伐殷，勝于垓野，兵不血刃而天下歸，西伯姬發親擒紂王于南單之台，斬之以黃鉞，現折懸諸太白，束皙已告。」

周公姬旦越說越小聲，他說話沒尾音，說了一車子大話已經氣若游絲了，他命虎賁將長矛上的素衣丟在到玉門外，命令眾人——蹴之。

西歧勇士經過一宿的休息，終於緩過氣來，又聽周公姬旦這樣說，兵不血刃！對啊，他們都沒有做過殺戮之事，那是重罪，又見姬鮮雙目圓睜，死不瞑目。那真的是紂王的大力將他殺死的，紂王神力無比，否則鹿台怎會發出那種大能量，令他們東倒西歪，站都站不住，紂王連天雷都能召來！

可是還是無人敢上前去蹴之，他們不敢對那一件雪白的長衣踩一腳，紂王令他們膽寒了，可是……，可是那頭長髮辮又是真的，是殷家商人的頭上之物，髮辮依稀，依稀應該是紂王的頭髮吧！那麼，西伯姬發真是了不起，他能親擒紂王。

大家都看得真確，西伯姬發的確上過鹿台，他不也是平安的回來了嗎？雖然他看起來很是很萎靡不振，似有病容，但是他還活著啊！

眾人不肯上前來對著白衣踏上一腳，周公姬旦叫來箕子，他讓箕子率先對紂王的衣服踏上一腳，箕子來一看，那根本不是紂王的衣服和頭髮，他無所謂的踩踏了地上那件素衣一腳，眾人見箕子做了也無事，紛紛上前，人人對地上那件衣服踩了一下，蹴紂王衣于玉門。